

中国历代文化丛书

# 抱朴子内篇

◆ [晋] 葛洪 著



華齡出版社

B235.71

1

中国历代文化丛书

# 抱朴子内篇

[晋]葛洪著

 华龄出版社

责任编辑:闫 丽 苏 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抱朴子内篇/(晋)葛洪著. - 北京:华龄出版社,2002.9  
(中国历代文化丛书.第1辑)

ISBN 7-80178-026-4

I. 抱… II. 葛… III. 古典哲学-中国-东晋时代  
IV. B235.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6266 号

书 名:抱朴子内篇

作 者:[晋]葛 洪 著

出版发行:华龄出版社(北京西城区西什库大街  
甲 10 号,邮编:100034)

印 刷:北京昌平环球印刷厂

版 次: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印张:9.5

字 数:250 千字 印数:1~2000

定 价:230.00 元/套

## 出版说明

《抱朴子内篇》是晋朝著名学者、道教大师葛洪撰写的一部仙学名著。

葛洪，字稚川，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人（今属江苏省），生于西晋武帝太康五年（公元 284 年），卒于东晋哀帝兴宁元年（公元 362 年）。他出身于官宦世家，十三岁丧父，家道中落。他自小好学，求学的过程却十分艰难。但凭着他刻苦求学的精神，成为当时著名儒学名士。他虽以儒学知名，却“尤好神仙导养之法”，曾拜名道士郑隐为师，后又就学于南海太守鲍玄，终入罗浮山，炼丹终生。葛洪一生著述繁富，主要有《抱朴子》内外篇、《神仙传》、《隐逸传》、《肘后要急方》等等。其中《抱朴子内篇》最能反映他的思想与追求。

首先《抱朴子内篇》主要讲述修仙证道的道理，其基本内容包括神仙论、养生术、炼丹术。

其次，《抱朴子内篇》一书有极其重要的文献学价值及科学价值。

此外，《抱朴子内篇》记载了许多珍贵的金丹丹方、养生医疗奇方及有关合炼金丹的详细记载。这些记载有的为我们今天了解古代化学的成就提供了珍贵的材料，有的医方、丹方直到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编者

2002.9

## 目 录

畅玄卷第一	(1)
论仙卷第二	(5)
对俗卷第三	(24)
金丹卷第四	(37)
至理卷第五	(66)
微旨卷第六	(77)
塞难卷第七	(91)
释滞卷第八	(102)
道意卷第九	(116)
明本卷第十	(130)
仙药卷十一	(141)
辨问卷第十二	(167)
极言卷第十三	(178)
勤求卷第十四	(192)
杂应卷第十五	(209)
黄白卷第十六	(227)
登涉卷第十七	(245)
地真卷第十八	(269)
遐览卷第十九	(276)
祛惑卷第二十	(289)

## 畅玄卷第一

### [题解]

本篇以“玄者，自然之始祖，而万殊之大宗也”为开篇首句点出了全篇的宗旨。畅述“玄”这一奥妙无穷的精神本体，“玄”，本是老子用以指高深莫测的道，葛洪在此进一步阐述玄作为宇宙万物本原的思想。他认为，玄是一种十分微妙，不可言状的东西，它变幻莫测，无处不在，又无征兆可言；但它又孕育了最初的元气。它既是天地万物派生的原因，又是推动宇宙万物运动的动力。

抱朴子曰：玄者，自然之始祖，而万殊之大宗也。眇昧乎其深也，故称微焉；绵邈乎其远也，故称妙焉。其高则冠盖乎九霄，其旷则笼罩乎八隅。光乎日月，迅乎电驰。或倏烁而景逝，或飘泮而星流；或滉漾于渊澄，或霏霏而云浮。因兆类而为有，托潜寂而为无。沦大幽而下沉，凌辰极而上游。金石不能比其刚，湛露不能等其柔。方而不矩，圆而不规。来焉莫见，往焉莫追。乾以之高，坤以之卑；云以之行，雨以之施。胞胎元一，范铸两仪；吐纳大始，鼓冶亿类。回旋四七，匠成草昧；警策灵机，吹嘘四气。幽括冲默，舒阐粲尉；抑浊扬清，斟酌河渭。增之不溢，挹之不匮；与之不荣，夺之不瘁。故玄之所在，其乐不穷；玄之所去，器弊神逝。

### [译文]

抱朴子说：玄是自然的始祖，万物的大宗。杳渺啊，它多么深邃，所以称其精微；绵邈啊，它多么悠远，所以称其奥妙。其高大能冠盖九天，其广阔能笼罩八方。它比日月更明亮，比雷电更迅速。或闪烁如光逝，或飘摇似星流；或荡漾如深渊，或霏霏似浮云。依万物而为有，托沉寂而为无。沦于幽冥而下沉，凌于天界而上游。金石不能比其刚，霜露不能等其柔。说方不方，似圆不圆。来时不可见，去时不可追。乾因它而高，坤因它而卑；云因之而行，雨因之而施。孕育元气，创造天地；吐纳太始，培育万物。旋转星宿，造就蒙昧；驾驶天意，掌握四季。隐括静默，抒发绚丽；抑浊扬清，编布江河。增加而不溢，取用而不竭；给予而

不荣，夺取而不忧。因此，有玄之处，其乐无穷；无玄之处，形衰神伤。

夫五声八音，清商流徵，损聪者也；鲜华艳采，瑰丽炳烂，伤明者也。宴安逸豫，清醪芳醴，乱性者也；冶容媚姿，铅华素质，伐命者也。其惟玄道，可与为永。不知玄道者，虽顾盼为生杀之神器，唇吻为兴亡之关键，绮榭俯临乎云雨，藻室华绿以参差。组帐雾合，罗幃云离。西毛陈于闲房，金觞华以交驰。清弦嘈囀以齐唱，郑舞纷纒以逶迤。哀箫鸣以凌霞，羽盖浮于涟漪。掇芳华于兰林之圃，弄红葩于积珠之池。登峻则望远以忘百忧，临深则俯攀以遗朝饥。入宴千门之焜焜，出驱朱轮之华仪。然乐极则哀集，至盈必有亏。故曲终则叹发，燕罢则心悲也。实理势之攸召，犹影响之相归也。彼假借而非真，故物往若有遗也。

### [译文]

五声八音，各种各样的乐曲，会损伤人的听觉；鲜艳华美的服饰也会损伤人的视觉；安乐享受清醇芳香的美酒，更会惑乱人的本性；妖冶迷人的容姿，用铅粉去涂擦素净的皮肤，也会伤害人的性命。惟有玄道才能使人永久快乐。不知玄道的人，即使他位居帝王之尊，回头看一眼就可以决定人的生死，动一动嘴唇就可以决定天下的兴亡；即使他拥有荣华富贵：华美的台榭俯临于云汉之间，饰以华绿的官室高低错落，富丽华美的帷帐像云雾一样罗列，西施、毛嫱那样的美女陈于家中，摆出光彩华美的金制酒器招待纷至沓来的朋友，宴席上嘈嘈杂杂地奏起太平之乐，人们一同歌唱，纷纒杂沓地跳着郑国的舞蹈。舞步曲行、纤徐舒缓；箫管吹出悲咽的鸣声，直上云霞。他们乘着翠羽装饰逢盖的船浮游在微波荡漾的河面，到那种着香兰的园圃中采摘芳华，在那积着珠玑的水池中玩赏鲜花；他们登上高峻的山峰向远处眺望，借以排解种种烦恼，或者在深潭边俯身采摘，也能忘掉朝饥；他们进入光耀夺目的皇宫里赴宴，或者乘坐着豪华威仪的朱轮轩车出游。但是享乐到了极点，悲哀就会接踵而至，最满的时候必然将会有亏损。所以，当歌曲演奏完毕时，人们就会发出感叹；当宴会结束时，心中就会感到悲哀。这实在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就好像影随形、响应声一样不可避免。以上只是

借一些事物谈谈，并非都真是如此，所谈事物或许还有不全面之处。

夫玄道者，得之乎内，守之者外；用之者神，忘之者器，此思玄道之要言也。得之者贵，不待黄钺之威；体之者富，不须难得之货。高不可登，深不可测，乘流光，策飞景，凌六虚，贯涵溶。出乎无上，入乎无下。经乎汗漫之门，游乎窈眇之野。逍遥恍惚之中，倘佯彷彿之表。咽九华于云端，咀六气于丹霞。徘徊茫昧，翱翔希微。履略蜿蜒，践跚璇玑，此得之者也。

### [译文]

玄道，得到它在于内心，守住它的是躯体，能够体验运用，就会神妙无穷，失掉它就剩下一个没有精神的躯壳。这是思考玄道的要点。得到玄道的人能够尊贵，不必依仗黄钺之威；体验玄道的人能够富有，不需拥有难得的奇珍。宇宙万事看来是高不可登，深不可测，得到玄道有人却能够追逐流光，驾御飞景，越过上下四方，通晓包容宇宙万事万物，出于无上之高，入于无下之深，经过仙人的住所，游于美妙的原野。在恍惚迷惘、神思不定之中逍遥徜徉，心情舒畅，自由自在，在云端吞咽日月的精华，在丹霞中咀嚼天地四时之气，徘徊于幽暗不明，飞翔于无声无形，巡行于弯弯的彩虹之上，踏上北斗七星随着它与周天旋转。这就是体得玄道的情形了。

其次则真知足。知足者则能肥遁勿用，颐光山林。紆鸾龙之翼于细介之伍，养浩然之气于蓬荜之中。褴褛带索，不以贸龙章之晔晔也；负步杖策，不以易结驷之络绎也。藏夜光于嵩岫，不受他山之攻；沉鳞甲于玄渊，以违钻灼之灾。动息知止，无往不足。弃赫奕之朝华，避僨车之险路。吟啸苍崖之间，而万物化为尘氛；怡颜丰柯之下，而朱户变为绳枢。握耒甫田，而麾节忽若执鞭；啜菽漱泉，而太牢同乎藜藿。泰尔有余欢于无为之场，忻然齐贵贱于不争之地。含醇守朴，无欲无忧；全真虚器，居平味淡。恢恢荡荡，与浑成等其自然；浩浩茫茫，与造化钧其符契。如暗如明，如浊如清；似迟而疾，似亏而盈。岂肯委尸祝之坐，释大匠之位，越樽俎以代无知之庖，舍绳



墨而助伤手之工？不以臭鼠之细琐，而为庸夫之忧乐。藐然不喜流俗之誉，坦尔不惧雷同之毁。不以外物汨其至精，不以利害污其纯粹也。故穷富极贵，不足以诱之焉，其余何足以悦之乎？直刃沸镬，不足以劫之焉，谤讟何足以威之乎？常无心于众烦，而未始与物杂也。

### [译文]

“其次就是所谓的知足。知足的人就能隐遁无为，到山林中去颐养精神。能在昆虫行列中系结龙凤之翼，在蓬门荜户之内摄养浩然之气。他们宁肯衣衫破烂，也不去换那文采鲜丽的服饰；宁肯拄杖步行，也不去换乘那往来不绝的车马。他们将夜光之璧藏在高山崖穴之中，不借用他山之石来磨制成器；把灵龟的甲盖沉匿到深潭之中，以避免为了占卜而钻凿炙烧的灾祸。动作或休息懂得适时而止，就没有不知足的时候。抛弃显赫的短暂荣华，也就避开了可能翻车的险路。他们在苍翠的山崖间低吟高唱，而万物在吟唱间就化为了尘埃；在茂盛的树丛下容颜和悦，富贵之家眨眼间变成贫贱。他们手握耒耜在大田里耕作，将那些持符节的将帅视为执鞭的仆从；他们饮苦茶喝山泉，视丰盛的宴席为粗劣的饭菜。他们在‘无为’的境界中安逸闲适并且拥有充余的欢乐，在‘不争’的心境中欣喜地视贵贱为等同。他们心怀淳厚操守质朴，没有贪欲，没有忧愁，保全真元之气，心无所思；甘居平常，体味淡泊的生活。他们胸怀宽广，和大自然结成一体；浩渺无际，与天地合为一契。他们似暗似明、似浊似清；看似迟钝，却是迅疾；看似亏缺，却是盈满。他们岂能放弃自己主祭人的身份，而越过樽俎去代替无知的厨子筹办祭品；岂肯放弃自己大匠的地位，丢开绳墨去帮助技艺低下的小工呢？他们不会因为臭腐的追名逐利的琐事，而产生像庸人一样的悲欢忧乐。他们藐视世俗的荣誉，坦然不怕随声附和的诽谤；不因身外之物而扰乱自己高尚的精神，不因利害关系而玷污自己完美的德行。因此，无限的富有、极度的尊贵，也不能够引诱他们，那么还有什么能够让他们心喜呢？他们面对各种烦恼以‘无心’处之，从来不与外界事物混杂在一起。”

若夫操隋珠以弹雀，舐秦痔以属车，登朽缙以探巢，泳吕梁以求鱼。旦为称孤之客，夕为狐鸟之余。栋挠 椽覆，倾溺不振。盖世人之所为载体企及，而达者之所为寒心而悽怆者也。故至人嘿韶夏而稻藻悦，奋其六羽于五城之墟，而不烦衔芦之卫；翳其鳞角乎勿用之地，而不恃曲穴之备。俯无倨鸫之呼，仰无亢极之悔。人莫之识，邈矣辽哉！

### [译文]

至于用宝珠来射鸟，舐痔疮来赚车；登朽绳而取鸟巢，游洪水而求鱼虾。朝为君王的客人，暮为鸟兽的食物。梁毁屋塌，食尽粮绝，步履蹒跚，衰败不堪。这些一般人所孜孜追求而渴望得到的，正是明达人所为之寒心而悲伤的。因此，至人摒弃优雅的音乐华丽的房屋，翱翔于昆仑之上，没有遭到攻击的烦恼；潜踪于荒野之外，没有加强防备的忧愁。俯瞰大地，没有桀骜不驯的噪叫；仰视昊天，没有强悍至极的诋毁。没有人认识它，它多么缥缈，多么深远啊！

## 论仙卷第二

### [题解]

本篇用自问自答和类比的方法来论述神仙的存在，是葛洪在本卷中要阐述的主旨。作为神仙道教的创始人，葛洪在畅论玄道后再来谈仙论寿，是其神仙道教思想理论体系的必然逻辑。有关神仙存在与否的争论，在我国一直延续了几千年之久。累朝累代，都是信者自信，疑者自疑。另一方面，他似乎在人有生就有死这一认识的基础上，默认了神仙不存在的事实。但是，他又强调事物发展的例外，用大量的事实来证明神仙是确实存在的。在他看来，神仙不是天生的，而是按照长生之道学得的，人要修炼成神仙，只是个技术问题。不能因为看不到神仙就怀疑神仙的存在，不能因为没有求得仙道就不相信仙道的存在。葛洪从信仰和生活实践两个方面论述了是否有神仙，用一种理性的不容置疑的口吻强调神仙的存在。

或问曰：神仙不死，信可得乎？抱朴子答曰：虽有至明，而有形

者不可毕见焉；虽禀极聪，而有声者不可尽闻焉。虽有大章、竖亥之足，而所常履者，未若所不履之多；虽有禹、益、齐谐之智，而所尝识者，未若所不识之众也。万物云云，何所不有？况列仙之人，盈乎竹素矣。不死之道，曷为无之？

### [译文]

有人问道：“神仙长生不死，真的能够得到吗？”抱朴子回答说：“世上虽有眼睛最明亮的人，而有形的东西也不能全部看见；虽有听力最聪的人，而所有的声音也不能全部听见；虽有大章、竖亥那样善于走路的人，他们所走过的地方，也还是没有不曾走过的多；虽有大禹、伯益、齐谐那样有智慧的人，他们曾见识到的，也还是没有未曾见识过的多。宇宙万物，那样众多，什么没有呢？况且书籍、史册中充满了对众仙的记载，不死之道，岂能没有呢？”

于是问者大笑曰：夫有始者必有卒，有存者必有亡。故三、五、丘、旦之圣，弃、疾、良、平之智，端、婴、随、郾之辩，贲、育、五丁之勇，而咸死者，人理之常然，必至之大端也。徒闻有先霜而枯瘁，当夏而凋青，含穗而不秀，未实而萎零，未闻有享于万年之寿，久视不已之期者矣。故古人学不求仙，言不语怪，杜彼异端，守此自然，推龟鹤于别类，以死生为朝暮也。夫苦心约己，以行无益之事；镂冰雕朽，终无必成之功。未若摅匡世之高策，招当年之隆祉，使紫青重纆，玄牡龙跽，华轂易步趋，鼎餗代耒耜，不亦美哉？每思诗人《甫田》之刺，深惟仲尼皆死之证，无为握无形之风，捕难执之影，索不可得之物，行必不到之路。弃荣华而涉苦困，释甚易而攻至难。有似丧者之逐游女，必有两失之悔；单、张之信偏见，将速内外之祸也。夫班、狄不能削瓦石为芒针，欧冶不能铸铅锡为干将。故不可为者，虽鬼神不能为也；不可成者，虽天地不能成也。世间亦安得奇方，能使当老者复少，而应死者反生哉？”而吾子乃欲延螻蛄之命，令有历纪之寿；养朝菌之荣，使累晦朔之积，不亦谬乎？愿加九思，不远迷复焉。

### [译文]

于是问话的人就笑着说：凡是有开始的就必然有结束，有活着的就

必然有死亡。因此三皇、五帝、孔子、周公那样的圣人，稷弃、橐里子、张良、陈平那样的智者，子贡、晏、婴、随何、酈食其那样的辩才，孟贲、夏育、五丁那样的勇士，都统统会死去，就是因为死亡乃是人生之旅中的必然趋势和必定的归宿。只听说有在霜降来临之前就枯败的，正值当夏就凋谢的，含苞却不开花的，没有结果就萎缩了的；却不曾听说有活了千万年寿命的人和长生不死的期限的。因此古人做学问不追求成仙之道，言谈不宣扬鬼怪之事。堵塞那些异端邪说，保持这种自然规则。把灵龟仙鹤列入其他类别，将生死存亡看作是早晨和傍晚。与其苦其身、约其心，去干那些无益的事；刻镂冰、雕朽木，最终没有一定的功效，不如抒发匡世的高论，招来当年就能享用的福分，使身挂金印紫绶，玄马龙蹄于前，华美的车辆代替步行，鼎中的佳肴取代农耕，岂不是很美妙的吗？每每想起诗人在《甫田》中对幽王的讽刺，深入思考孔子“人皆有死”的论证，就觉得没有必要去捕捉无形的风，捉拿难摸的影，求不能得到的东西，走行不通的道路。抛弃荣华富贵而涉足困苦的境地，丢掉唾手可得的成就而去从事极其艰难的事业。有如在桑间追逐游女的人，必然会有两失的悔恨；像单豹、张毅那样疑正理而信偏见的人，必将导致内外之祸。鲁班、墨翟不能把砖石削制成细针，欧冶子、干将不能用锡铜铸造出利剑。所以不可办到的事，即使鬼神也难以办到；不可作成的事，即使天地也难以作成。世上又哪里有什么奇特的方剂，可以使衰老者再年轻，当死者又复活呢？而先生却想延续蟋蟀的生命，让它历年而不死；保养朝菌的茂盛，让它累月而常在，岂不是很荒谬的吗？希望先生多加深思，不要在迷途上走得太远才回过回头来。

抱朴子答曰：夫聪之所去，则震雷不能使之闻；明之所弃，则三光不能使之见。岂辘轳之音细，而丽天之景微哉？而聋夫谓之无声焉，瞽者谓之无物焉。又况管弦之和音，山龙之绮灿，安能赏克渚之雅韵，晞晔之鳞藻哉？故聋瞽在乎形器，则不信丰隆之与玄象矣，而况物有微于此者乎？暗昧滞乎心神，则不信有周孔子在昔矣，况告之以神仙之道乎？夫存亡终始，诚是大体，其异同参差，或然或否，变化万品，奇怪无方，物是事非，本钩末乖，未可一也。

## [译文]

抱朴子回答说：“一个人要是失去了听觉，震耳的雷声也不能使他听到；丢掉了视觉，日月星辰也不能使他看见光明。何况是辘轳的细小声音，是明丽的天空中那一片细微的阴影呢？就像聋子说世上没有声音，瞎子说世上没有颜色一样，他怎么能听到管弦发出的柔和之音，怎么能看见袞服和旌旗上绣着的绮丽灿烂的鳞藻纹饰呢？所以说聋子和瞎子感觉到的只是有形的器物，却无法相信云师在天空中会变幻出无穷的玄妙之象，更何况事物有比这更微妙的呢？一个人要是让昏暗愚昧滞留在心神之中，就不会相信古时候还有周公、孔子这样的圣人。况且是告诉他神仙之道呢！至于说到有存必有亡，有始必有终，这诚然是大的原则。但是其中的异同差别，有的如此，有的也不全是这样。事物变化万品，奇奇怪怪，没有一定的准则。从本质上看来应是这样，具体到一件件事就不同了；本来相同的到末了也会背离原来的样子。不能一概而论。

夫言始者必有终者多矣，混而齐之，非通理矣。谓夏必长，而荠麦枯焉；谓冬必凋，而竹柏茂焉。谓始必终，而天地无穷焉；谓生必死，而龟鹤长存焉。盛阳宜暑，而夏天未必无凉日也；极阴宜寒，而严冬未必无暂温也。百川东注，而有北流之浩浩；坤道至静，而或震动而崩驰。水性纯冷，而有温谷之汤泉；火体宜炽，而有萧丘之寒焰。重类应沉，而南海有浮石之山；轻物当浮，而牂柯有沉羽之流。万殊之类，不可以一概断之，正如此也久矣。

## [译文]

说有始必有终的多了，只是他们把千变万化的事物混同起来一样看待，并不适合一切事理。说夏天作物一定生长，但是荠菜和麦子却已经枯萎；说冬天万物必然凋谢，而青竹和翠柏却生长茂盛；说有始必有终，而天地却无穷无尽；说有生必有死，而龟鹤却能长生久存；夏天的太阳应该是非常强大的，然而夏天未必没有清凉的日子；冬天的太阳应该是极为阴冷，但是严冬未必不出现短暂的温暖；百川东流注入大海，但是也有激越奔腾北流的河水。地属坤，应当是安静的，却有时发生震动

崩毁；水性大都是寒冷的，但是温暖的山谷里冬天也有温泉；火是热的，但是却有萧丘的寒火；重的东西应该沉于水下，但是南海却有浮石山；轻的东西应当浮在水面，而牂柯郡却有连羽毛也浮不起的江水。世上万种不同的事物，不能够用一个标准一概判断。以上这些事例，可以说是久已有之的了。

有生最灵，莫过于人。贵性之物，宜必钧一。而其贤愚邪正，好丑修短，清浊贞淫，缓急迟速，趋舍所尚，耳目所欲，其为不同，已有天壤之觉，冰炭之乖矣。何独怪仙者之异，不与凡人皆死乎？

### 〔译文〕

在有生命的物体中，没有比人更机灵的了。拥有可贵禀性的人类，理应完全相同。但其间贤明与愚笨、邪僻与正直，漂亮与丑陋、修长与矮小，清朗与污浊、贞节与淫荡，缓慢与急速、迟钝与敏捷，好恶所尚，耳目所欲，其间的差异，本来已有天壤之别、冰炭之乖了，那么何必奇怪仙人不像常人一样死亡呢？

若谓受气皆有一定，则雉之为蜃，雀之为蛤，壤虫假翼，川蛙翻飞，水蛭为蛉，苻苓为蛆，田鼠为鴛，腐草为萤，鼯之为虎，蛇之为龙，皆不然乎？

### 〔译文〕

如果说禀受自然之气都有一定的规律的话，那么野鸡变为大蛤，鸟雀变为蛤蜊，地虫长翅，河蛙翻飞，水蝎化为蜻蜓，苻苓化为蛆虫，田鼠化为鹤鹑鸟，腐草化为萤火虫，鼯化为虎，蛇化为龙，不都是这样的吗？

若谓人禀正性，不同凡物，皇天赋命，无有彼此，则牛哀成虎，楚姬为鼯，枝离为柳，秦女为石，死而更生，男女易形，老彭之寿，殇子之夭，其何故哉？苟有不同，则其异有何限乎？

### 〔译文〕

如果说人禀承的都是纯正的人性，不同于凡物，那么，上天将生命赋予每个人的时候，应该都一样，不会厚此薄彼。但是，公牛哀变成虎，

楚国一老妇人变成鼯，支离叔的肘上生出柳枝，秦国五美女化成石头，女子变成丈夫，男人化成女人，彭祖那样长寿，而未成年而死者又那样命短，这些都是什么原因呢？如果说是因为各人禀承的人性不同，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又有什么限制呢？

若夫仙人，以药物养身，以术数延命，使内疾不生，外患不入，虽久视不死，而旧身不改，苟有其道，无以为难也。而浅识之徒，拘俗守常，咸曰世间不见仙人，便云天下必无此事。夫目之所曾见，当何足言哉？天地之间，无外之大，其中殊奇，岂遽有限？诣老戴天，而无知其上；终身履地，而莫识其下。形骸，己所自有也。而莫知其心志之所以然焉；寿命，在我者也。而莫知其修短之能至焉。况乎神仙之远理。道德之幽玄，仗其短浅之耳目，以断微妙之有无，岂不悲哉？

#### [译文]

至于仙人，他们用药物滋养身体，用术数延长寿命，使身内的疾病不会产生，身外的祸患不会侵入，既能长生不死，又能使原有的形态不会改变，如果有这样的仙道，就不是什么困难的事了。然而那些见识短浅之辈，拘泥于世俗，墨守着常规，却嚷嚷着世间根本见不到仙人，因此断言天下必无此事。人眼所曾看到的東西，怎么能用来作为论断的凭据呢？天地之间，大无边际，其中特异奇怪的事物，哪里会有限度呢？人们一辈子头顶青天，尚不知天有多高；终其身脚踩大地，却不知地有多厚。身体，本来是自己所拥有的，却不能了解自身心理变化为什么会如此；寿命，本是自己所掌握的，却不知道其生命线到底有多长。况且神仙玄远的道理，道德玄虚的哲理，凭借短浅的见闻，就来判断精微深奥之道的有无，难道不是很可悲的吗？

设有哲人大才，嘉遁勿用，翳景掩藻，废伪去欲，执太璞于至醇之中，遗末务于流俗之外，世人犹鲜能甄别，或莫造志行于无名之表，得精神于陋形之里，岂况仙人殊趣异路，以富贵为不幸，以荣华为秽污，以厚玩为尘壤，以声誉为朝露；蹈炎飙而不灼，蹶玄波而轻

步；鼓翻清尘，风驰云轩，仰凌紫极，俯栖昆仑，行尸之人，安得见之？假令游戏，或经人间，匿真隐异，外同凡庸，比肩接武，孰有能觉乎？若使皆如郊间两瞳之正方，邛疏之双耳，出乎头巅，马皇乘龙而行，子晋躬御白鹤，或鳞身蛇躯，或金车羽服，乃可得知耳。自不若斯，则非洞视者安能睹其形，非彻听者安能闻其声哉？世人既不信，又多疵毁，真人疾之，遂益潜遁。

### [译文]

假如有这么一个智慧很高的大才人，退隐避世，隐藏身影，掩盖藻思，废除虚伪，去掉欲望，守着原始的璞玉不去琢磨，以便让它永远保存最淳朴的美质，把那些无关紧要的事务丢在流俗之外，世人尚且还很少能够鉴别他超脱过人的美德，或者标举他的英逸，在粗鄙的形体里得到那种高洁的精神。更何况仙人与凡人志趣殊殊、途经不同。仙人把富贵看成不幸，把荣华看成秽污，把众多的玩赏之物看成尘土，把声誉比为瞬息即逝的朝露。他趟过极热的大火不会被烧伤，走在悬波之上却步履轻盈；他鼓动着翅膀飞翔在天空，以风为马，以云为轩车，上可以到达天帝所居的紫微宫，下可以栖息在仙人聚集的昆仑山。那些平庸又没有见识的人，又怎么能见到他们呢？假令仙人要遨游，有时经过人间，把真形和特异的地方隐藏起来，外表和凡人一样，即使和他肩挨着肩，脚碰着脚，又有谁能觉察得到呢？如果使仙人都像郊闲那样两目瞳孔正方，像邛疏那样两只耳朵长出头顶，像马师皇那样乘龙而行，像子晋那样亲自驾着白鹤，或者象伏羲、女娲那样人首蛇身，身上生鳞，或者乘坐金车、身披羽服，才可以得知他们是仙人。如果不像这样，那么，不是能洞视的人哪能看到他们的形体？不是能彻听的人哪能听见他们的声音呢？世人既不相信有神仙，又多指责他们的毛病加以诋毁，修真得道的人痛恨于此，就更加隐藏逃避了。

且常人之所爱，乃上士之所憎；庸俗之所贵，乃至人之所贱也。英儒伟器，养其浩然者，犹不乐见浅薄之人、风尘之徒，况彼神仙，何为汲汲使与狗之伦，知有之何所索乎，而怪于未尝知也。目察百步，不能了了，而欲以所见为有，所不见为无，则天下之所无者，亦必多



矣。所谓以指测海，指极而云水尽者也。蜉蝣校巨鳌日及料大椿，岂所能及哉？

### [译文]

再说平凡人所喜爱的，正是品质高雅的士人所憎恶的；庸俗人所看重的，正是超凡脱俗的至人所鄙视的。杰出的儒士，大器才子，养其浩然之气的人，尚且不乐意见到浅薄之人与风尘之辈，何况那些神仙，何必忙忙碌碌，让世俗愚昧之徒知道世间神仙的存在以及如何求索，并且懂得自己的疑惑原是无知的表现。眼睛只看到百步之远，是不会将什么都看得很清楚的，而想把所见到的说成有，把不曾看见的说成无，那么天下所没有的东西也就太多了。正像所谓用手指来测量大海，手指到头了，就说水也到底了。用蜉蝣计量巨鳌，用朝菌测算大椿，怎么能比得上呢？

魏文帝穷览洽闻，自呼于物无所不经。谓天下无切玉之刀，火浣之布。及著《典论》，尝据言此事。其间未期，二物毕至。帝乃叹息，遽毁斯论。事无固必，殆为此也。陈思王著《释疑论》云，初谓道术，直呼愚民诈伪空言定矣。及见武皇帝试闭左慈等，令断谷近一月，而颜色不减，气力自若，常云可五十年不食。正尔，复何疑哉？又云，令甘始以药含生鱼，而煮之于沸脂中，其无药者熟而可食，其衔药者游戏终日，如在水中也。又以药粉桑以饲蚕，蚕乃到十月不老。又以往年药食鸡雏及新生犬子，皆止不复长。以还白药食白犬，百日毛尽黑。乃知天下之理，不可尽知；而以臆断之，不可任也。但恨不能绝声色，专心以学长生之道耳。彼二曹学则无书不览，才则一代之英，然初皆谓无，而晚年乃有穷理尽性，其叹息如此。不逮若人者，不信神仙，不足怪也。

### [译文]

魏文帝尽览博闻，自认为对于各种事物无所不经，他曾说过天下无切玉之刀、火浣之布，直到他著《典论》时，还曾按照这种观点谈论此事。相隔不到一年，这两种东西都出现了，文帝于是叹息，急忙毁掉此论。事物本来就不能一定说它是有还是无，大概就是针对这类情况说的了。